

一个人怎么会在心灵中如此迷恋一件乡村之物?

这种感觉的来源并非是在乡村时,相反,心生天问的那一刻,恰恰是在身披时尚外装,趴在现代轮子上的广州城际。那天,独自在天河机场候机时,有极短的一刻,被我用来等待面前那杯滚烫的咖啡稍变凉一些,几天来的劳碌趁机会化为倦意,当我从仿佛失去知觉的时间片段中惊醒,隔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所看到的仍旧是挂在对面小商店最显眼处那串鲜艳的荔枝。

那个人叫石达开。这一次到南方来,从增城当地人那里得知,习惯上将这位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说成是广西贵县人,其实是在当地土生土长,只是后来家庭变故,才于十二岁时过继给别人。十二岁的男孩,已经是半个男人了,走得再远,也还记得自己的历史之根。传说中的石达开,在掌控南部中国的那一阵,悄然派一位心腹携了大量金银财宝藏于故乡。兵匪之乱了结后,石姓家族没有被斩草除根,只是改了姓氏,当地官府甚至还容许他们修建了至今仍然显得宏大奇特的祖祠武威堂,大约是这些钱财在暗中发挥作用。身为叱咤风云的名将,对于故乡,石达

博客丛林

唐诗的花与果

刘醒龙

开想到和做到的,恰恰是乡村中平常所见的人生境界。

岁月不留人,英雄豪杰也难例外。增城后来再次有了声名,则是别的缘故。因为有了高速交通工具,这座叫增城的小城,借着每年不过出产一两百颗名为挂绿的名贵荔枝之美誉忽然声名远播。那天,在小城的中心,穿过高高的栅栏、深深的壕沟,站到宠物一样圈养起来的几株树下,灵性中的惆怅如同近在咫尺的绿荫,一阵阵浓烈起来。

不管我们自身能否意识到,乡村都是人人不可缺少的故乡与故土。在如此范畴之中,乡村的任何一种出产,无不包含人对自己身世的追忆与感怀。正如每个人心里,总有一些这辈子不可能找到的替代品,而自认为是世上最珍贵的小小物什。乡村的日子过得太平常了,只要有一点点特异,就会被情感所轻易放大。乡村物产千差万别,本是为了因应人性的善

变,有人喜欢醇甘,也有人专宠微酸,一树荔枝的贵贱便是这样得来的。因为成了贡品,只能是往日帝王、斯时大户所专享,非要用黄金白银包裹的指尖摆着姿态来剥食。那些在风雨飘摇中成熟起来的粗砺模样就成了只能藏于心灵的珍爱之物,当地人甚至连看一眼都不容易,长此以往当然会导致心境失衡。

从残存下来的历史碎片中猜测,十二岁之前的石达开,断然不会有机会亲口尝到那树挂绿的甜头,如能一试试滋味,后来的事情也许会截然不同。乡村少年总会是纯粹的,吃到辣的会嚼着嘴发出吱吱声,吃到甜的会抿着嘴弄出啧啧响,率性的乡村,没有爆发什么动静时,连大人都会不时地来点小猫小狗一样的淘气样,何况他们的孩子。石达开甚至根本就不喜欢荔枝,在这荔枝盛产之地,如果他尝过所谓挂绿,只要有机会,便极有可能用其调换一只来自遥远北方的红苹果。事情

的关键正是他缺少亲身体验。绝色绝美的荔枝,或许根本就是地方官吏与前朝帝王合谋之下的一种极度夸张。小小的石达开想不到这一层,而以为那棵只能在梦想中摇曳的荔枝树,那些只能在天堂里飘香的挂绿果,真的就是益寿延年之品。

是种子总会发芽。难道就因为位尊权重,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掠走乡村的心中上品?后来的石达开,一定因为这样想得多了,才拼死相搏,以求得到那些梦幻事物。后来的石达开,得势之时还记得这片乡村,难道没有对少年时望尘莫及的荔枝挂绿的回想?

在现在据说用石达开捐回来的财宝修建的宗祠的屋檐上,至今还能见到“当官容易读书难”的诗名。当年不清楚的事情,留待如今更只有猜度了。正是由于如此之难,更可以让人认为石达开当然吟诵过杜甫的名句。那些开在唐诗里的乡村之花,一旦与历史狂放地结合,所得到的果实,就不是只为妃子一笑的一骑红尘,而是一心想着取当朝而代之的金戈铁马万干大军。

没有记忆,过去就死了,不得再生。没有记忆,历史就是一派胡言,毫无价值。没有石达开了,没有挂绿,荔枝总不至于不是荔枝了吧?将唐诗当作花来盛开,最终还得还以唐诗滋味。这样的荔枝才是最好的。

杂谈

品茗人生

杜学峰

从品茶联想到人生,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一次次地确认着“人生”矛盾的话题。不同类型的人对人生有不同的感悟,对万事万物有不同的理解,对理想和理想有不同的追求,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一世的影响。用智性十足的生活小故事,细味绵长地道诉人生的真谛,用心浅吟深会……

第一味——爱心。罗曼·罗兰当学生的时候,曾给大文豪托尔斯泰写过一封求教的信,等了3个月没见回信,就以为托尔斯泰没把他当回事。当他心灰意冷时,托尔斯泰的回信来了。原来,为了用法文直接回信,托尔斯泰一边自学法语,一边查字典,花去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这件事深深地影响了罗曼·罗兰的人生观,他下定决心:自己以后有了成绩,一定要像托尔斯泰一样为人处世。

第二味——虚心。过去许多知名的学者,为了追求知识,总是长年累月地向别人虚心学习,虚心问道。宋代的林逋,在《省心录》中说:“知不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一为君子,一为小人,自取如何耳。”明代方孝孺的《侯城杂说》中也写道:“人之不幸莫过于自足。恒苦不足知足,自以为足故

不足。”他又说:“虚己者进德之基。”这些都是十分中肯而切要的话。这种虚心做学问的态度,何尝不是我们应该取法的?

第三味——清心。林新居的禅理散文《满溪流水香》之《清心也可以》,反复品味茶壶诗——“心也可以清,清心也可以,以清心也可,可以清心也。”真是意犹未尽、回味无穷。感悟“倘若我们能够无欲无求,即使是品茗小事,也可以使原本纷乱的心情得以澄清,心既清,便可清心,因为清心的缘故,所以随时随地可得佳趣”。

第四味——诚心。逆鳞直谏是一代名相埃拉姆的风格。起初,皇帝十分震惊于他的一些批评,于是开始认真地反省。最后皇帝赏给大臣们每人一颗宝石,如他所许诺的。之后他却任命了埃拉姆为宰相。次日,那些谄媚者来到皇帝面前,说:“皇帝啊,那个卖给你这些宝石的商人应该被吊死,因为你送给我们的宝石都是假的。”“这个我十分明白。”皇帝答说,“那些宝石跟你们的话一样都是假的。”有时候,诚实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它值得,因为它终于使我们取得意外的收获。

盘鼓又叫大鼓,是流行于郑州民间以鼓乐表演的一种文艺活动。据说,盘鼓最早是在北宋时由开封传入郑州的,至近代,逢年过节、得胜庆典、庙会集市日、庆丰收、祈雨等民俗仪式,都要聚集盘鼓队。闹市街头,盘鼓队那激情四溢、活力迸发的演奏格外引人注目,深受城乡群众的喜爱。旧时,郑州的盘鼓比较盛行,遍布城乡,已成为庆典、贺喜烘托气氛不可缺少的乐器,据盘鼓老艺人谈:老城的东大街、西关大街,南关、城隍庙附近(现职工路),五虎庙前(现二七广场位置)、老坟岗,以及近郊的许多村寨,都有大小不等的盘鼓队,鼓队人数众多,最少八盘,多者达百盘,每队都有领队、旗手、鼓手、鼓手。旗手平时负责向鼓手传授鼓谱,讲解各种动作技巧。所用乐器以盘鼓

中原民俗

郑州盘鼓 久盛不衰

王瑞明

为主,配以马锣、大钹和小钹。盘鼓腹稍大,两侧对称的腹内各装一铁环,穿入皮带。演奏时,把皮带通过左肩及右腋下,鼓手把鼓平置于腹前,寒暑都光着膀子,双手握鼓槌击鼓,举槌过顶。击鼓方式有击鼓面、击鼓面边沿、击鼓框、双槌互击等几种,所奏鼓点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鼓队无论大小,必有一个手持“令旗”的旗手指挥鼓队的起止、强弱、速度等,以保证鼓队演奏奏

点的清晰、整齐。所以“令旗”在鼓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旧时,郑州城乡的盘鼓表演形式大同小异,有原地演奏和行进演奏两种,原地演奏时,鼓队围成一个圆圈,“令旗”站在鼓队中间;鼓队站在一侧演奏时,“令旗”背对观众,指挥鼓队。行进演奏时,一般中间是鼓,两边是钹,“令旗”在最前面,面向鼓队,退步行进。全体鼓手既是演奏者,又是挎着

随笔

赠书偶遇

高琦

虽然被身边人冠以“作家”的光环,但我并不认可这个称呼,因为我知道自己充其量是个写手而已。当然,不久前遇着个机会把散见于报端的文章集结出版了,内心也是十分高兴的。销售就不想了,亲朋好友或是闻风索要的人一律送一本,霎时间圈里人的赞誉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回想着获赠人笑着谢道的表情,心中的成就感便增强一分。于是我决定扩大赠书范围,只要与我生活有关联的人

都送,反正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让它扩大一些影响。

一天,来了位查水表的女孩,记好数字刚要走,我叫住她说送她一本书,她接过来看看正面,又看看背面,犹豫了一下,把书往我手里一塞,扭头走了,把我呆呆地晾到了那里。

一时间我觉得非常地尴尬和没趣,心中十分郁闷。妻子回来闻听后笑道:“你不会为自己出版了个作品集得意洋洋吗?”我无语。

一个月后那个女孩又来了,为了避免不悦我没搭话,可她抄好表数冲着我来了,说:“老师您好,久闻您的大名,我在报纸上拜读过您的作品。说实话真想收藏一本您的著作,可上次我身上没有带钱,我记住了定价,这次来一定买您一本!”

天,原来是这样!我急忙取出一本,签上名送给她,说什么也不要钱。可她不做,说什么也要给钱。争执不下,我忽然想起金庸先生将版权一元钱卖给中央电视台的事,于是提出了解决方案,咱也要一回大家风范,一元钱签名售书。

这次赠书,不,应该说我是售书,又使我禁不住久地感慨,我把那一元钱装入了一个信封,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



原野(摄影)

晓段

新书架

《医学史上的谎言和谬误》

黄雯

中国医学这个宝库中可能有一些精深玄妙的东西我们还没有知晓和掌握,所以需要努力发掘;但与此同时,这个宝库中也可能存在一些不符合科学的谎言和谬误的东西,那就需要我们用一种智慧的眼光和理性的判断力,对其加以鉴别、激浊扬清,批判继承。

我们的中医学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肥沃土壤之中。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特有的糟粕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以治病救人、延年益寿为宗旨的中医学的领域中。比如对人体一些生理和病理现象的荒唐认识,各种无来由的禁忌,各种对药物功效

的荒谬臆说等。中国医药学既是一门救死扶伤的技术之学,同时也是一部厚重久远的历史。当我们拂去时代的风尘,认真理性地进行检视的时候,我们既应该为那些智慧的灵光闪耀历史的星空照亮后人而击节赞叹,也要对其中或多或少但真实存在的谎言和谬误洞察秋毫。

《医学史上的谎言和谬误》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谎言和谬误的存在,还有它们存在的深层次的原因。在我看来,恰恰是后者更能让我们看清未来的道路。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鼓的舞蹈表演者。这种舞蹈性的盘鼓演奏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它深深扎根在郑州城乡群众中的主要原因。其演出习俗一般是在春节、元宵灯会的大型演艺活动以及百姓中私家有喜庆活动,约请盘鼓队助兴。盘鼓队在“令旗”的指挥下,边列队行进在街头、广场,边演奏着各种复杂的鼓点。几十面鼓,几十副钹在一起敲响时,远听像惊雷,近听如万炮轰鸣,颇有排山倒海之势,常能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直到今天,盘鼓仍在郑州民间盛行不衰。只不过今天郑州众多的盘鼓队,顺应时代潮流,创新谱曲,广泛用于祝贺节日、开业庆典、周年志庆、广告礼仪、喜庆婚礼、会议演出等场所。

连载

亚洲国家“出口导向”的经济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像吸毒上瘾一般,一刻不被人吸血,就会周身不通透。而美国也乐得拿这种实质上“永不偿还”的国债来给亚洲人打白条。不过,亚洲国家最终必然会意识到,为了区区5%的美国国债名义回报,冒的却是美元资产无法挽回的剧烈贬值的实质风险,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合算的投资。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指出,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周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量,美国经济就会有麻烦,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也会有大麻烦,事实上,双方都已经陷入“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

黄金,被禁锢的货币之王 黄金拥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几个大国政府一直试图震荡黄金价格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关注一下过去20年来政府对黄金的政策,就会发现金价高达800美元一盎司(1980年)的时候,没有政府出售黄金,那时出售应该是很合算的买卖,而且可以稳定金价。但是政府却在最低价时(1999年)出售黄金,

英国政府正是如此。政府这种在最低价抛售黄金的做法正是造成金价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罗伯特·蒙代尔。

蒙代尔所说的黄金不稳定因素,正是1980年以来国际银行家妖魔化黄金的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黄金价格的操纵却是一个布置严密、手法高超、令人

难以察觉的天才计划,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压制黄金价格,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要算英格兰银行在1999年5月7日悍然宣布卖掉一半的黄金储备(415吨)的声明了。这是英国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黄金抛售。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使本已疲软的国际金价狂跌到280美元一盎司。

人们不禁质疑,英格兰银行究竟要干吗?投资吗?不像。要是投资它应该在1980年以800美元一盎司卖出,再买进当时高达13%回报率的美30年国债,那早就赚大发了。结果英格兰银行硬要在1999年以280美元的接近历史最低价出售黄金,再去投资当时回报不到5%的美国国债,难怪蒙代尔大呼看不懂。

是英格兰银行不懂做生意吗?当然不是。英格兰银行从1694年成立算起,雄霸国际金融市场近300年,堪称现代金融业的老祖宗,什么样的

“对呀!我都没想到。” 宋思明走回办公桌前翻了翻,从信封里拿出一串钥匙说:“海萍住的时间不长吧?我这里有一套朋友房子,空着,暂时没人住。是暂时,在静安寺,离Mark住的地方很近,你可以让海萍暂时住那里。先过渡一段。如果朋友真催着要的话,咱们再想办法。”

海萍看着眼前的钥匙,不可置信地问:“是不是任何时候我提的任何问题,你都有解决的办法?为什么你总能变出这些来?”宋思明浅浅一笑说:“因为你是你要的。如果是别人,我不一定能变出来。我希望能在物质上帮助你,并让你最终得到精神上的快乐。”

“明白了。你在告诉我,物质就是鸦片,而我在慢慢中毒。”海萍的表情变得很不自在。

宋思明搔了搔海萍的脑袋,一松手指,将钥匙递进海萍敞开的胸襟的大衣兜里,笑着说:“错,这点物质,顶多也就算大麻吧!要让我的海萍快乐,我会有很多秘决的。走,吃饭。我饿了。”

宋思明开着车带着海萍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乱转,终于绕进一幢闹中取静老式洋房里。宋思明刚一进家门,就有人迎上来,把他俩带到楼上角落的一间小房间。楼下人很满,很有吃饭的气氛,而楼上很温馨,装修非常简单,看着很不起眼。

“这是什么地方?” “一家餐客们才知道的吃饭的地方。这里不对外挂牌营业,所以来的人都是熟悉的人介绍的。”

宋思明根本没看菜单,就直接对那个笑盈盈的女人说:“山药羹,烤红薯,蜜汁莲藕和芦笋。”完全不问海萍爱吃吃什么。海萍以前吃烤红薯吃太多了,一点不想吃。

不一会儿,上了一碗透明薄瓷的粥样糊糊。宋思明说:“尝尝看,山药,看你喜不喜欢。”

海萍一看那粥上飘的香兰叶,就不想吃了。勉为其难尝了一口,突然眼睛就瞪起来了:“这是什么?山药?”

“是啊!”宋思明开心地笑了,他喜欢海萍瞬间万变的表情,从意兴阑珊到惊讶。

“这个山药,好像很好吃啊!” “是的,这家的菜,每一道听起来都很平常,吃起来才比较独特。这碗羹是用野山和鲍鱼做高汤吊的,你吃的一丝丝很滑溜的东西,是一品

“结婚又怎样呢?认真生活又怎样呢?先自掘坟墓,再埋葬爱情?是你说的,爱情与房子相比,你觉得房子更重要,至少有地方放自己的身体。”

海萍叹气:“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我不会去住你的房子的,我不希望你被一套临时房子给牵制。”

“不会的,姐姐。他不会牵制我,这个你放心。我已经是成人了,会处理自己的事情。马上就月底了,你赶紧搬!地段很好,离Mark那里很近。”海萍把钥匙放在桌上,走了。

海萍带着苏淳去看新房子,一进社区的门就折服了。市中心的一块腹地,动静两相宜,区内小桥流水,会馆儿童游乐场。打开房间的门,完全的精装修,背着衣服过来就可以入住了。

苏淳跟老农民进城似的啧啧:“天哪!这房子,没五百万该拿不下吧?”海萍苦笑。

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开始推销一种说法:黄金放在中央银行的仓库里,没有任何利息收入,除了落满灰尘之外,保存还需要另外一笔开支,不如“出租”给信誉好的金锭银行家,利息可以低到1%,但好歹也是一笔稳定的收入,果然此法在欧洲很快蔚然成风。

谁是谁的金锭银行家呢?以J.P.摩根公司为首的国际银行家当之无愧。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信誉从中央银行手中以1%的超低利息“借来”黄金,再到黄金市场上出售,拿到手的钱转手就用于购买5%回报率的美国国债,稳吃4%的利差,这被称为“黄金套利交易”。这样一来,抛售中央银行的黄金既打压了黄金价格,又吃到了利差的美餐,还同时刺激了美国国债的需求,压低了长期利率,真可谓一箭数雕的妙计。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风险。金锭银行家从中央银行借来的黄金大多有6个月左右的短期合约,但投资的很可能是长期债券,如果中央银行到期索要黄金,或金价持续上涨,金锭银行家的处境就危险了。

为了“对冲”这种风险,华尔街的金融天才们把主意打到了黄金生产商身上。他们向黄金生产商反复灌输黄金价格长期必然走低的“历史必然”,只有现在就锁定未来的出售价格,才能避免将来的损失。



宋明远(摄影)



暮归图(国画)

全胜